# 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三目錄

權德輿十一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送渾瀹先生遊南岳序
送邱穎應制舉序
送陳秀才應舉序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送馬正字赴太原謁相國叔父序

送鈕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送鄭秀才入京覲兄序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權公文集序

權德輿十一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元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晝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靈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相韻冰玉相叩層峯千仞下有金碧聳鄙夫之目初不敢眡三復則淡然天和

晦於其中故睹其容覽其詞者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絕勝東晉逸民多遺身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於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慕企尚之不暇焉敢以離羣爲歎

送渾淪先生遊南岳序

予丱歲時遇渾淪於荆溪徒見其山巾羽衣有元古之貌瞻敬不暇未遑問道倏然一別俄六七年今兹獻春相訪於練湖之濱躡屩藜杖就館於我參希夷之旨析萬物之

理皆發於金樸冥於大道非夫人之爲道道烏乎在嘗以郭氏注莊生之書失於脗合萬物物無不適然則桀鷙饕戾無非遂性使後學者懵然不知所奉因自爲注解并作三十三篇指要佳言精理特出古人之右矣夫然者睹其容則鄙吝無自入聞其言則和易浹於內兩忘所得得之至也既而振拂屨杖超然遠遊浮洞庭涉廬阜然後揮手人世南登衡山將長往而不返耶或暫遊人間而不可得見之耶予風波之人未脫世累得以愚薄自全靜每造適今日之別在於忘言

送邱穎應制舉序

邱侯文似相如而檢度過之則令名貴仕何逃吾彀故前年舉秀才上第今之應詔詣公車方今皇明照燭茂遂生物修西漢舊典詳延天下方聞之士而之子世父冠貂蟬叔父冠惠文皆以清詞重當世則文學政事子之家法冥冥戾天實自茲始因想夫危冠博帶與諸儒受詔論思應對於彤墀之下亦當明三代之損益厚七教於風俗使百執事傾聽屬目成聖朝不諱之盛夫如是則鄙夫安於南畝得以柴車角巾展歲事於田畯歌由庚華黍之詩爲惠

大矣若與彼滔滔逐進者汩其波流使晁錯董仲舒之徒顓美於漢非始望也邱侯勉旃

送陳秀才應舉序

文章之道取士其來舊矣或材不兼行然其得之者亦已大半故筮仕之目以東堂甲科爲美談頫川陳侯以色養力行之餘輒工詩賦長波清瀾浩浩不窮初未覩止也屯田柳郎中爲予言之且誦其佳句曰地偏雲自起月暮山更深及獲其卷又有過於是者踠驌驦櫝干將恬然褎衣以否爲泰久矣今年秋驅車江濆獻賦京師叩予柴門惠

然見別予以鄙畧亦嘗志於文頃年廼知巳之眷辱需官命故毎客有爲卿大夫所薦舉計偕者其於餞軷或諗之以言今於陳侯猶前志也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兼者時論多之君之羣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溫凊之餘力行居業業茂行修西遊太學吾知夫上第之後衣春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綵綵門子經術發身古人有俯拾地芥之說斯濫觴矣

##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古者採詩以辯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爲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令兄能泝其末流泳於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爲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回之屢空鄙賜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於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蔭華榱逸韻麗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於儀曹瞻言正鵠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實無慍羸而不覺蓋能反諸已而已且用康買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之汝燕居中林磅礴

古昔務諸遠大鶯出幽谷鵬擊南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之賀豈止於今耶南宮郎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爲僚徵詩貺別以附其志謹序

送馬正字赴太原謁相國叔父序

正字服儒服修儒行餘力則緣情類事作爲清詞通歷代之歌詠稽其質文總其要會嘗出其所製三百餘篇以示予皆淨如冰雪粲若組繡言詩者許之結廬江南退然食力奉詩書屨杖爲膝下歡蓬蒿晏如不改其度每遇一勝境得一佳句則怡然獨哂如獲貴仕豐祿恬於進趨十年

於茲或謂之曰邦有道以貧賤爲恥時可動以晏安爲累況君族父相國以文武重望爲國宗臣澤流北方勲在王府安人禁暴埽天下之災祲開府辟士走四方之才儁至公之府者惟恐後公待之如已失況乎宗族之内有之子之才耶相國元昆今左常侍漢陽公之領郡丹陽也子方僑居別部備辱嘉薦甄游其門當時已見君新詩盈軸日至鈴閣夫如是則其歎舊矣又何疑焉正字仍巾車撰日視遠如邇且以侯檄召驅傳車而後行者爲隘吾徒偉之想夫趨轅門會竹林旆旌之下時獻歌頌亦一時之盛也

予以貧病不能遠遊美太原之茂勲感漢陽之深眷送予於荏實獲我心况與君同居里閈靜賞湖月亦云舊矣辱命爲序所不敢辭

送鈕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清旭燕居有秀才鈕氏以儒者衣冠訪我於衡門之下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色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東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禮繇是褒衣之徒恥不登其門故啟中韓侍御元直工爲直詞嘗貺若以序故臨海守李君子從

父戶部皆以文藝風騷爲師友又旣若以詩矧夫植文行於内親仁賢於外强學不倦絜已以進令兹行也以桂林一枝爲已任豈虛也哉辱徵不腆是用詞達

送鄭秀才入京覲兄序

行爲士本文爲身華其或好華去本失之彌遠鄙人結廬湖濱宴息多暇常黙以此求士於去年得重表甥滎陽鄭公達兼是二美早爲時賢所重專學懿文發於齠丱温純積中晦而不耀非其徒不苟合非其道不妄動其於服先訓食舊德以日就章大衆君子識其將然子之元兄早歲

登賢能之書名聲籍甚而能在險立節拔身幽陵乃居諫議乃服金紫言忠勇者是之令鄭生篤言上國所以展友于之慶也亦當觀光筮仕俾花蕚迭映士林之美將萃爾伯仲乎撰日言邁訪予告别予亦漉旨酒巾柴車與一二友出送於野凡祖軷者請偕賦棠棣之詩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其書國家將九夷丕冒四海梯航聲朔過前古遠甚相國魏公明誠助化育興學窮古今百揆師長十年樞衡贊端拱

無爲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以爲言區域者闊略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内華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盡瀛海之地窮鞮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贛未條之俗貫穿切劘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撮其要會切於今者爲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紆直割裂經界而爲都會在景雲爲按察在開元爲採訪在天寶以州爲郡在乾元復郡爲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職之名物廢置升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於編

而又考迹其疆理以正謬誤採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護單于府並馬邑以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道宜隸河南合川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回遠不相應宜於武都建都府以恢邊備大凡類是者十有二條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者稱魏公焉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蓋體國遠馭不出戶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眞宰相之事也凡令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略以守臣稱使府者共五十列於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爲準縣距

州州距兩都書其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其事覈其言詳閱覽默識精微錯綜斯爲至矣德輿忝掖垣之屬承公話言盱衡屈指珠貫冰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輒罄斐然之辭豈揚不休之業時貞元壬午歲夏四月謹序

張隱居莊子指要序

今之畸人有隱居張氏者治莊子內外雜篇以向郭舊注未盡采其旨乃爲之訓釋猶懼學者之蕩於一端泥於一說又作三十三篇指要以明之蓋宏道以周物闡幽以致用內外相濟始終相發其文約其旨明纍如珠貫渙若冰

釋既而以予嘗所斷嚮俾敘而辨之爲道之用也經天地該萬物内化者可以澤四海外化者可以冥是非訢然順物内外偕化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古之善爲道者如此洎乎性命耳目之相軋也不勝於物則相辨相劘徇乎無涯氣耗乎名聲之域心鬬於彼是之境陳蠹滑湣封執逆旅懼力不足而羣奔舛馳莊生哀其如是乃退廣柱下之説弛張變化未始離乎道用虛靜恬淡無爲爲本焉故其言后王撫世也則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其言君子行道也則曰時命大行乎則返一無迹大窮乎則深根寧

極窒乎欲則曰休影息迹達乎生則曰外形委蛻其放言
大觀也則齊彭殤一堯桀等周公於猨狙比大舜於豕蝨
或至大適以爲累或至細乃牽乎用斯豈窮鄉一曲者所
能通故有內外雜篇之異然則道之於物無不繇也行之
者視其分隨其方而揭厲之則爲家爲邦爲仁爲智游之
泳之日漸漬之化與心成不知所自則昧者皦躁者靜循
之而愈照冥之而愈妙攖寧懸解豈遠人哉隱居之意明
此而已矣隱居者九垓別號渾淪子老於是學徧遊名山
無常居不粒食與土木鳥獸同其外而中明也如是向使

與漆園同代如邱明受經於仲尼矣其顏成子南榮趎之徒與子摳衣於君實所辱命粗舉莊子之畧直書隱居之志以冠於篇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祗承於帝修六府敘九功曰都曰俞文修一德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於皇天自三代已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公寅亮德

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歲以至大病
愍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命公嗣子植爲
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敘德輿以爲君子
消長之道値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其時則章明事業以
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意以攄志氣公自門子秀士
被服薦紳至於登大朝筦宰政四十年閒作爲文章以修
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中節故有作戚誠懲苟得之
害正故有重請銘恐匪人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
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故有臺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

僚友箴處法吏邊吏之失其官守故有猫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康莊逸軌卓犖濬發九流六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勃乎若蒸雲惟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誤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操柄

者務廣通則其弊以流縱私回則其弊以汲以是至於紀
綱淆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弊以隘則
窘若桔桊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蠹
大倫圮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衷使文皇明皇之風粲
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同軌道協氣宣臻至理而無瘕疵
爲仁由己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文
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其理古之易易也昔公
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序今
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二十篇

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

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
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贐曰願以此奉太
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
拔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
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
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
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
會倉卒塡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
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

罪己勑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貞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謨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

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内署毋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祔於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内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内外屬望日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眞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内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沈苟
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
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
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贄奏議
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横議者以公與參素
不協歸罪相之議於公戸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
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
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

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卻埽郡人希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僄狡向風懦夫

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斡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唯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

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
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宏之在人蜚蝗竟
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孔孟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
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
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
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
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
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
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

歟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祗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於極初未弱冠隱於汲郡共城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人嘗謂公曰叔父上鄰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上舉秀才第一

陟降中外開關代故宣力匪躬勤於王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官小司空剖符毘陵陟明於吳廉問風行爲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邪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討偕投小宗伯書至內外埽除之際自爲墓誌其間嚮三十年周旋官業與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無邪易之貞厲春秋之褒貶且以閎夸鉅衍爲曼辭麗句可喜非法言故公之文簡實而粹精朗拔而章明

書誌三篇感慨自敘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初有終至若嘉園綺弛張出處於秦漢之閒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酂丞相之倫或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詩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劘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旨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申矩度如崑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虖以韓安國之忠厚多大畧漢武以爲國器壺遂深中篤行將亦倚以爲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佐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齷齪

備位者朝廷無虛日又況奇袤忮害崇黨蔽善公於斯時道未光大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暴於天下神之聽之介景福於趙公纂承門訓宏大名器三命樞機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仕於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親莫逆伏思覊屑展敬無容猥以疎愚承趙公至惠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朝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辭不獲命謹直書以冠於篇

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善乎揚子雲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亦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業美盛德之形容皆源委於是而派流寖大然則體物導志其為文之本歟清河張登剛潔介特不趨和從俗循性厲詞發為英華秉直好靜居多隱約始以巾褐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罷去家居以薦延改河南士曹掾滿歲計相表為殿中侍御史董賦於江南無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議侵誣胸臆約結感疾不起悲夫君以偉詞逸氣滯於輿滐之下又疾卑謭細人白黑太明矯枉憤厲往往過正故其賦有

云鵾必闘而知𩈈龍就層而不馴又云賤而榮兮跌而喪痛一世之紛綸皆所以感慨頓挫放言而兆憂實禍恒必由之二十年閒數兒希遷志力相盭斯亦從古才士之所患也與夫脅肩令色坐取曠貴者豈同日哉所著詩賦之外書啟序述誌記銘誄合爲一百二十篇相如之形似二班之情理公幹之卓犖經奇景陽之鏗鏘蔥蒨升堂睹奧我無媿焉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紀如張君求居寄别懷人三賦與徵相一篇意所有激鏘然玉振予嘗吟咀於脣吻之閒以爲儻有經梁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

已曾不得登金閨玉堂備言語侍從之列伏守海郡廹阨終身可勝歎耶君之孤宣猷以予建中初同爲丹陽公從事捧持遺文拜泣見託開卷三復追懷舊故詠言擊節髣髴如聞列於左方傳諸好事云爾

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權公文集序

敘曰三代之理曰忠敬文文之爲也上以端教化下以通諷諭其大則揚鴻烈而章緝熙其細則詠情性以舒憤懣自孔門偃商之後荀況孟軻憲章六籍漢興劉向賈誼論

時政相如子雲著賦頌或閎侈巨麗或博厚道雅歷代文章與時升降其或伯仲之閒齊名善價以德行世其業以文學大其門則又鮮焉公諱若訥字某天水畧陽人其先武丁生子手文命氏在殷周閒爲諸侯國楚滅秦遷始居汧隴甘泉安邱之明德宜昌郿城之勳力胙土啟封三葉彌大以至平涼公文誕生滑州匡城縣令崇本即匡城府君第二子純嘏粹氣積爲清和文誼内富英華外發弱冠與伯氏無侍叔氏同光同游太學連登上第由是士林風動一時嚮慕言文章者實歸公門永徽開耀之後以人文

求士應詔累踐甲科極天人之際陳敎理之本堅䟽古義納忠本朝自晉州霍邑縣尉四遷至咸陽尉由右補闕拜起居郎在中宗時嘗以禁中書籍編脫繆詔朝廷文學大官十人緒正之而公以秩卑名重特居其選時拜貶於執事者公曰此君命也又何私焉比及巳事彼皆轉職獨用砥矢之道不得居中出爲蜀州司馬改梓州長史彭州別駕吾道一貫虛舟其心士師之退黜恬然海沂之詠歌日茂拜歙州刺史遷桂州都督梓州刺史用中和清淨之政化悍戾剽輕之俗三郡藹然有鄒魯之風方謂入掌典謨

訓誥之文外當十聯九牧之寄壽違其量自古同悲以某年月日奄捐館舍享年若干而伯氏官至成都尉叔氏官至長安丞皆有盛名而無豐祿此其所以爲善者惑也公自布衣時與許國蘇公友善自彭原上計至京師而許國當軸道舊歡甚謌詩祖餞或諗公加敬異數且以爲孟晉之機公曰交道舊矣豈遷於物若然者是薄蘇公也所不忍爲處之如初禮不暫屈其持操前定皆此類也知陳伯玉於下輩卒成大名其他所與游者皆鉅儒宿學天下賢士公歿後二十餘年德輿先人筮仕河朔始類公之文章

爲三十卷成都府君長安府君各二十卷未遑序引遇幽陵兵亂故其篇皆亡德輿既齓而孤莫知世德逮志學之歲距公之下世年逾四紀諮謀於諸父兄故德善行義不得其詳至大歷末方獲其文百餘篇其學富其才雄有賈生之正相如之麗大抵以彩錯峻拔使善否章明爲主至於胞機楗於動用以 闕 其情則棲隱賦歸山賦體物比事極風人之麗則則喜雨賦悲秋賦倣儻閎達以文藝自任則諳樂城公奏記上吏部裴李二侍郎書敘家風世德以識幽壤則司田大夫水部員外二世父墓誌記時賢循吏

續用行實則劉馮翊碑梁萬年鄭拾遺誌銘緣情遣詞寫境物而諧律呂則寄蜀中舊游詩蜀國吟擬古橫吹曲其餘表牋啟銘贊序述合而類之列爲十卷蓋於公述作三之一也幸而異日盡獲公之遺文則當求主文者爲之序錄今姑舉其官命事業書於篇第之初以自識云謹序

#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四目錄

權德輿十二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司門員外郎壁記
祕書郎廳壁記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太宗飛白書荅詔記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許氏吳興溪亭記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隖記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四

權德輿十二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崇起教化緝熙於光明太宗文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宏文殿側創宏文館藏書以實之思與大雅閎達之倫切劘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名虞世南褚亮而下爲之學士更直密侍於其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啟迪武德貞觀之澤洽於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從於門下省景龍初始置大學士名命益重

多以宰司處之所以登閎古先朕潤大政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臺延閣方斯陋矣按六典常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每二府爰立則統於黃樞而或置或否不爲恒制後二十年閒斯職闕焉前年秋八月令河中司空公居之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四教蘊洪範之三德靜若彝器扣如黃鐘由小司徒升左輔乃莅斯職於是戒官師稽憲令貴游青衿辨志樂羣皆循其方而遜其業且以左戶之羨財百萬附益而修飾之公署書府靜深華敞清禁之內輔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

調四氣於此室也初公之王父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爲直學士懿文含章休有厥聲至公則聿修之宏大貽厥之昌阜蠢在是矣至若命館之名再爲修文終爲昭文改復歲月傳諸故志前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輿交代於中臺之任踊躍於大治之中惠然授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李趙公嶠始受命爲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楬而書之所以備文館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辭焉元和二年秋九月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漢廷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章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寖劇國家紀律昭明官修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啟事賦錄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元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得不重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攝居之皆難其才而慎斯舉也大抵膺是命者多士必屬耳目焉以其公私能否之閒不可過也以事之要會吏之奇衺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闊略

守或深刻苛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宏中温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概資才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心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尢違自絶然後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讟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芒刃不頓君子以宏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郎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

之說此皆不書

司門員外郎壁記

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爲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爲今制秩從六品上大凡自漢魏以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有輕重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郎位皦然未嘗有齒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仕多由此塗出所以備明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尤劇彭城仲子陵修詞而筮仕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部郎稍遷於茲

且以南轅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循一作修性自牧闇然君子之道也況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家法久於講貫遵修砥礪其可量耶至若門闕出入之籍設險閑邪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典端如貫珠故可署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隙壞磨滅使鄙夫書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六月記

祕書郎廳壁記

按六典祕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祕書魏晉

之際祕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法制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旋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斂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

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潁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讐校或功次而奉朝請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秋七月記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爲京兆郡則曰治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治國家沿前代之故再更

其名至開元初命爲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務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董掾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撓中行而有倫和協輯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詔宏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郎中莅其職先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爲劇曹郎懿文菁華履行直溫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覆露於轂下耶或姑閱其能而將大授之耶初西廳少尹視事之堂

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爲亭沼故移創於是自後廠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寖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旬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缺員以循舊常玄必葺以辦攸處用宿其業而修其方凡所顯督武備廢置刑書糾禁工徒啟塞三右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遷於近侍或進其材而擢爲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也以舊記湮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風采相屬且爲故志云

##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兼支郡辯章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所屬目焉黔中為楚西南徼道在漢為武陵莊蹻循江以畧地唐蒙浮船以制越五溪襟束為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擾以走險緩之則橫猾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而輯綏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二年夏六月制詔商州刺史隴西李君以中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十五郡五十餘城裔夷巖險以州部修貢職者又數倍焉察廉經理招徠教

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焚如之後公堂庳陋饗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開華軒西廂東序靚深宏敞廣廈翼張長梁翬飛修廊股引麗譙對起自堂徂庭陟降攸寧耀窗爽乎光明宣慈龢以洽平君子謂福黔人於此堂也信矣李君斂肅而才代爲宗室吏師先尚書嘗繇大農賦政於此凡七易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猶鄭人宜桓武之世焉君之長壽安也則泉曰噴玉在湖也則亭曰白蘋在商也則館曰丹水皆得勝槩流爲詠謌及兹則興事任力休嘉宏大此物此志惠於斯人其他可知也

其陟明可前知也書事以志美其古史記之遺乎三年冬十月兵部侍郎權德輿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記曰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况吏者人之師宅者章之次君子之所寧體諸侯之所賦事宜以車服視其等威漢中支郡曰盛山所理阨陋乾元上元之閒歲比凶災萑蒲相聚戕害燒夷州壤蕭然後之長人者始葺蓬茨僅蔽風雨而已貞元八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編承詔爲郡旣至則敷宣化條簡易廉平居者胥悅流者自復朞月有成三年大

穰獄有茂草野無棄地既均而安既阜而蕃官修其方物有其容乃喟然顧其屋曰是之不修政將安寄度農功之隙因悅使之衆合於古常得其時制殖殖廣庭渠渠中堂堂下布武席間函丈工徒不勞里旅不煩攸介攸止爲仁爲義君子多之邦人宜之其潔而中禮儉以成德與夫臧文之山藻趙武之輪奐異矣先是地無井泉人汲江流挈瓶懸綆力憊用寡乃並北山之下習坎疏蒙股而引之於闤闠之東順其性而流不竭通其變而人不倦廞以新亭瀏然而清州閭幼艾得以齊飲食而蠲疵癘矣便安之政

觸類而長始於郡齋洽於封內初文編以文行馨香爲左史儀曹郎記事而爲春秋含章而陳奏議及是則推誠以愛人條鬯而休嘉連帥丞相以爲表率裕於才者其無方乎蓋陟明翰飛將激而遠之於是邦也古之成室主人落之賓亦發焉德輿與文編游久聆其功善寓此直書用代發禮且以釃泉之智因而廣之時十三年冬十月文編居部之六歲也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長帥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新

亭新營凡周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故也先是郡城之南阨陘磽确山木不翦譙門不開公因暇日覯視原野直南一里所得響山焉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鑑縈迴瀯淡又其南則博敞平夷澶漫逶迤從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利目與心會闇然自得悉以條陳實蒙可報乃量日力計徒庸闢於弇中成是夷道揭東西二亭於雙峯之上相距二百步華軒峻宇皆據勝勢廣厦疏寮可棲顥氣碧山亘目清流在下跨以虹梁抵兹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堂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

處規地之廣袤分左右營部隸焉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八右至七既而左次莽平採石之師與宴設堂又在焉廣場閈館庌篠縈帶可以閱軍實可以容宴豆度羨財則不費因悅使則不勞曩之申命師之畜衆楚莊之匏居衛文之楚邱得其時制而不煩官業盡在是矣初與師所處在郡之北偏地沕墊下水泉沮洳積弊不遷介夫病焉至是則修武備建長利寢興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覿其習變而公又饗士於斯娛賓於斯公之心泰則神王神王則中和旁達士之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楹階

俎豆之閒而威惠交修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淑均天資吏師昔嘗四剖符一司武皆有利澤施於州壤及是則貫為元侯疏以大封推心術而行於理所繇屬城而流於支郡程功厎績覲發知智亭與營之制宜乎哉前賢之以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徯公之為而裕斯人耶凡由此塗出者東南抵於歙西北抵於涇肩摩轂擊往復自便絕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則蓮池觸類滋長皆為絕境公以鄙夫夀秋之徒也繪而傳焉使實錄於石時三年夏五月記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鍾陵風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脈散清淺數里滙歸於兹石壁峭絶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回復風雨之所蓄泄邦人敬享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十餘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歳於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薄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寛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黄韓篤厚之化易吴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歌頌相聞歳在丁卯六月大旱公

勤身焦思所以救之之道擇日潔誠有事於神齋心夕往
艤舳宵濟厥明至於山下達於祠宇精誠旁魄靈貺交感
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和和氣薰然蒸爲時雨未徹奠而
繁陰起不崇朝而甘液遍蕩洒疵癘布之休和自時厥後
庶徵咸若茂遂生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
各修其封内之祀化彼災沴爲豐爲福其或譣爲祥風結
爲卿雲紛綸葳蕤奔走來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昔
董仲舒推陰陽啟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地用無饑年前
史書之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頑薄之俗以誠

革歲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此此之盛也春秋時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與從事於公記事之徒也以公之仁池之神明德參會若合符節是用追琢巖石俾邦人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記

太宗飛白書荅詔記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荅右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主未嘗不虛已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貞九有清緜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羣下

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縱天辯不若凝旒虛襟以至公愼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荅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竇臮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爲篆隸八分諸書具其家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薦於宮師因出而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飛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藝又以

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逸品云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於中野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踏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然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心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緣於正智中得眞常眞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

言軟語有時而闢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閾皆獲趣入若非幹元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攣羈鎖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夭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出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以使役道於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

以爲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麤書聞見以志於石

許氏吳興溪亭記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由作也亭制約而雅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侈心者或大其閈閎文其節棁儉士恥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巖巘紉結蘿薜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人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煙陰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喁時時歸雲來冒茅棟許氏方岸䴗

冠支邛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王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内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於亭下鎡基之功出於僮指毎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日暮歲實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冥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可滑於胷中㦲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尉義興贊武康皆有嘉聞而無紕政其靜也則偃曝於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善閉不爲異時之大來耶子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

詞云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隝記

靈泉北隝之主人曰大苾蒭虛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中深入圓淨以辯才實智離於二邊嘗經行於耶溪稽山之下初石帆山侶有頴川陳公表久挂法冠抗迹塵外既以自適爲適且悅虛公之風乃捨其北隝爲公禪誦之地公既至則疏翦薈刜擁腫隨其汙崇作爲勝勢先是此山無泉遠汲溪流人既勞止而水之爲用不足公乃默以心感恍若有通崖隒之下微得泉脈及薙草轉石渠瀉沮洳畚

之餂之決之濬之噴若玉竇泄爲瑤池淨如醍醐瑩若琉璃疑青蓮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籟相爲虛寂然後殖碧鮮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盥以漱以糜以茗或以助火化或以袪熱惱日用無窮不知其功使夫後學趨道之徒至於此者則滌濯纓塵漸漬法味還源復性以聲榮爲累不其至哉貞元初州牧左常侍王君行春訪道因以泉名隖又前代隱賢多游踐於茲自東晉而下謝敷王子敬支遁帛道猷洪偃皆有遺跡留於巖中今茲公宗本之外又互以勝概標品徐會稽公李渤海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

夫齊君遐舉則命其山曰玉笥其餘冠柱後惠文者有王氏張氏陸氏率用仁智樂玆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轂曰至泉下爲公宗雷雖匡山之社錫杖所叩不是過也每元關道機演暢微妙聞其一音皆攝妄緣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爲侶蓋戒本其潔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二俱無礙清淨洄潖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因泉以見虛公之道斯爲至矣三年春獲與公遇俾予傳信故不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甲子日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協龢泰階躋平旣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啟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亭臺嶸嵯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閒館幽槩隨之乃開洞穴以通泉脈其流泠泠或決或渟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漣繚以方塘輕艫緩棹沿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於潺

淩風於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眠蔥倩杳篠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工雋人金閨玉堂之賓淑姿修態流先含睇迴風遏雲之藝中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為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先明昌大每溫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顥氣翛然以遺萬物其無方與其不器與昔子房赤松之游且非代教安石東山

之賞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内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以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往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若岡陵昭融煊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畢集靡閒弦𠲿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於巖石云